

精神分析研究

第三辑



JÍNG SHÉN FÉN XÍ YÁN JIŪ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精神分析研究

第三辑



2017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精神分析研究.第3辑/霍大同,谷建岭主编.—北京：
商务印书馆,2017

ISBN 978 - 7 - 100 - 15418 - 5

I.①精… II.①霍…②谷… III.①精神分析—研
究 IV.①B84 - 0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47597 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精神分析研究
第三辑
霍大同 谷建岭 主编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京市艺辉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 - 7 - 100 - 15418 - 5

2017 年 11 月第 1 版 开本 787×1092 1/16

2017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19 1/2

定价：58.00 元

主编

霍大同 谷建岭

副主编

居飞 秦伟 严和来 尹立 郑禹

编委

蔡婷婷 姜启壮 姜余 李娜 刘瑾 罗正杰 潘恒 石岩
陶杏华 许丹 杨春强 赵旻

本期执行编委

谷建岭 刘瑾 陶杏华 谭羽辰 何逸飞 吴张彰 袁梦蝶

目 录

霍大同精神分析专题

- 《精神分析笔记》发刊词 霍大同 / 著 (3)
主体心理学 霍大同 / 著 (5)
两类母亲、两类临床 霍大同 / 著 (7)
从“天子诞生”的神话再看代情结 霍大同 / 著 (14)

话语与精神分析专题

- 话语与精神分析 纳达莉·沙鸥 / 著 罗伦 / 译 陶杏华 / 校 (25)
精神分析中的话语：其能力与限制
..... 达米安·居约内 / 著 刘瑾 / 译 (29)
话语所言远甚于主体所以为
..... 让-皮埃尔·克罗茨 / 著 谭羽辰 / 译 陶杏华 / 校 (33)
对享乐的“过度感知”
..... 安娜-玛丽·勒·梅西埃 / 著 孟翔鹭 / 译 (37)
主体在通向话语过程中的特殊性
..... 韦罗妮克·马里亚热 / 著 石岩 / 译 (41)
从“Petit Prince”到独一无二的鲜活生命的蜕变 李梦慈 / 著 (48)
没有人对他说些什么 伊丽莎白·古尼奇 / 著 李锋 / 译 (52)

精神分析的结束及之后

-伯纳德·波歇黑 / 著 佚名 / 译 陶杏华 / 校 (56)
倾听孩子——儿童自由言说的多样性叶利鹏 / 著 (64)
怎样用话语触及实在?法比安·法热瓦克斯 / 著 吴蕤 / 译 (73)
修“辞”立“诚”——拉康伦理学与儒家伦理学的一种会通
.....卢毅 / 著 (80)
“无意识像语言一样构成”溯源研究林媛 / 著 (96)
创造“撞击”的时刻——来自儿童孤独症的精神分析临床的思考
.....王莉 / 著 (103)

女性与话语专题

女性怎样才能谈论对她们来说谜一般的东西?

-莫妮克·特科 / 著 赵旻 / 译 (113)
主体在实现精神分析时的空话与实话
.....雅克·拉康 / 著 石岩 / 译 古维兰 / 校 (116)
母亲“代言人”莫妮克·特科 / 著 石岩 / 译 古维兰 / 校 (125)
凯瑟琳娜弗洛伊德 / 著 石岩 / 译 (129)
一个女人想要什么

-塞尔日·安德烈 / 著 鞠睿 / 译 石岩 / 校 (138)
为什么小女孩们能说会道? ——语言和性化

-莫妮克·特科 / 著 石岩 / 译 古维兰 / 校 (143)
辛格或转移之爱

-塞尔日·勒克莱尔 / 著 石岩 / 译 古维兰 / 校 (154)
无言以对——对于一个少女的分析
.....米歇尔·维斯-维玲 / 著 鞠睿 / 译 石岩 / 校 (164)

男性与父性专题

- 男性与父性莫妮克·特科 / 著 罗正杰 / 译 (177)

男性身体：一种文化的产物？

.....莫妮克·施耐德 / 著 石岩 / 译 (183)

当前男性的坍塌？对父性的影响是什么？

.....弗雷德·卢梭 / 著 陶杏华 / 译 (193)

对于父亲来说什么是恰当的距离？.....吉·丹纳 / 著 姜余 / 译 (203)

为了成为父亲的五个梦

.....菲利普·瓦伦 / 著 罗正杰 / 译 吴蕤、赵旻 / 校 (213)

不对称的切口.....理查德·阿彼波 / 著 张涛 / 译 (220)

被阻碍的雄性气概.....帕斯卡·阿苏 / 著 石岩 / 译 (234)

一位母亲梦中的父性与男性.....肖洪秋 / 著 (245)

从“鼠人”个案看男性与父性.....吴蕤 / 著 (253)

精神分析文献翻译专题

精神病：经由言语与转移的诊断.....丹尼·诺巴斯 / 著 张涛 / 译 (263)

其他

身体形象、字母和中文：引论.....许丹 / 著 (293)

霍大同精神分析专题

《精神分析笔记》发刊词

霍大同^①/著

《精神分析笔记》经过几年的酝酿，并在多方面的支持下，终于出版了。虽然她仅仅是一份小小的，薄薄的，既微不足道，又非正式的出版物，但她的问世毕竟意味着精神分析这一被西方人，乃至中国人视为典型的、纯粹的西方文化的产物与结晶的学科，在几经周折之后，最终从中国文化的土壤中破土而出，长出了她的第一株幼苗。

对于精神分析学说，我们的态度可以归结为三点。第一是学习与理解，老老实实、一字一句、一章一节地阅读、翻译和讨论精神分析的文字，尤其是弗洛伊德、拉康等精神分析大师的著作。通过这样的学习进而达到理解。不仅仅是全面、系统和准确地理解精神分析的理论与方法，还要进一步理解精神分析赖以存在、赖以发展的整个西方文明的历史与现状。

其次是解释与对质。首先是用理论来解释自我分析和自我被分析的材料，解释自己的这一个案，尔后再推广到对他人个案的分析上。以此为基础，再从这个个体发生层面进到中国文化的群体发生层面；从对个体的心理结构与功能的解释进到对群体的无意识与意识的结构与功能的解释。这一解释实际上是一种对质，是将中国材料与精神分析理论做一个从微观到宏观的对质，从而找出哪些是精神分析理论能够解释的东西，

① 精神分析家，四川大学精神分析学教授，成都精神分析中心主任。

或者仅仅能部分解释的东西，以及不仅不能解释甚至完全矛盾的东西。

由此就有了我们态度的第三部分：创造与发展。理论与材料相抵触、相矛盾，意味着理论必须修改，意味着我们必须创造出能够有效解释中国材料的新理论、新观点和新方法，从而发展、丰富精神分析的理论体系。一个精神分析的中国学派亦因此种理论上的努力与突破而诞生、而发展、而壮大。

创立一个精神分析的中国学派，当然是我们的理想，我们的愿望。但它还不是我们的最高理想和最终愿望。我们的最高理想和最终愿望应是：一个可能会有的精神分析的中国学派能够与其它学派（如法国学派、美国学派、英国学派等等）一道，更进一步与哲学、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语言学、历史学和文献学等人文社会科学乃至于脑科学和精神病学这样的生命科学的分支等的不同文明的、不同国籍的学者与学派一道，为建立一个真正有效地解释整个人类文明的起源与发展的理论和治愈因文明的发生与发展而引起的人类的种种心理疾病的一整套方法与手段而努力、而探索、而奋斗——这实际上也是所有上述学科研究者共有的愿望！

而我们希望做的这一切，从学习到创造，均从这本小小的、薄薄的《精神分析笔记》开始。正所谓：“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是矣！

一九九九年夏谨记于

四川·成都·川大竹林村

主体心理学

霍大同 / 著

所谓的主体心理学或者以治疗室的临床为基础的心理学，主要是指精神分析。之所以说精神分析是主体心理学，主要是指在精神分析的治疗精神疾病的实践中，是让病人或者比较准确地说分析者处在一个主体的位置，让分析者、让病人自己自由地诉说自己真正想说的东西。在这种自由地诉说中，理解自己的困难所在，理解自己的精神疾病的根源所在。治疗师或者我们称为精神分析家的人首先是提供了一双愿意倾听任何言辞，任何话语的耳朵，一双充分开放的耳朵；其次才是在分析者需要的时候提供一些解释，以帮助分析者理解自己诉说的意义，而不是将病人、分析者当成客体，当成一个被动的接受治疗家、分析家的建议甚至命令的人。

正是让分析者自由的言说，精神分析发现了无意识。最先的发现者是弗氏。分析者在自由的言说中会出现语误、说错话，分析者在自由的言说中会讲自己的梦、会解释自己的梦，分析者在自由的言说会讲述自己的童年经历与自己的症状的关系、自己所经历的创伤性事件，以及发病的情况。弗洛伊德因此将语误、梦与症状视为无意识的三大形式，从而天才地解决了在思辨心理学时期人们谈论无意识时所遇到的悖论：如果无意识是可以有意识地谈论的东西，那么它就不是无意识而是意识；如果它真是无意识的，我们就无法谈论它。弗氏的贡献在于我们能够通过无意识的变形：语误、梦与症状来研究无意识、理解无意识。

然而精神分析家们通过对分析者及对语误、梦与症状的研究所定义的无意识则是众说纷纭的：比如弗洛伊德认为，无意识像一口沸腾的坩埚，它主要由冲动与冲动表象构成；而拉康则认为无意识是有结构的：无意识像语言那样结构的；荣格则强调无意识是由一些先天的意象所构成，等等。

这些不同的关于无意识的看法，我们都将给同学们介绍。同时我们还要请大家做一个作业，做一个对自己的梦的分析的作业，以帮助大家理解精神分析为什么是主体的心理学，无意识究竟是什么。

在客体心理学中所涉及的生理因素，在主体心理学中是以力比多、冲动等概念表达出来的。

在客体心理学中所涉及的社会因素，在主体心理学中则是以母亲在孩子的精神结构形成中的作用与父亲在孩子的精神结构形成中的作用这样的更具体的形式而出现。

人的存在不是像客体心理学认为的那样，仅仅是被动地接受刺激，被动地对刺激做出反应的存在，而是欲望着的存在，欲望支配着人行动、支配着人去主动寻找刺激、支配着人去达成欲望。

两类母亲、两类临床

霍大同 / 著

在精神分析学中，把母亲称为“客体”，称为“爱的客体”是从弗洛伊德开始的。三至五岁的男孩子将母亲作为女人来爱，是一种乱伦的爱，因而父亲就干预进来，以阉割相威胁，迫使小男孩放弃对母亲的爱，转而认同父亲并承认母亲是父亲的女人，这就是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情结的基本内容。孩子主体的人体结构的形成发生在俄狄浦斯情结解决之后；通过父亲超我的内化，孩子主体才形成他的人格结构。

弗洛伊德之所以将孩子人格结构的形成理解为俄狄浦斯情结的解决的结果，与他基本上是与成人工作有密切的关系。他所接触到的唯一的一个儿童的个案是小汉斯的个案，而且他并没有直接与小汉斯工作，而是通过他的学生，孩子的父亲间接参与了这一个案的工作，也就是说他仅仅作为督导分析家参与了这一个案的工作。

然而他一直意识到儿童的精神分析工作的重要性，他一直鼓励他的学生们从事这方面的工作，他的女儿安娜·弗洛伊德与梅兰妮·克莱茵女士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开始了各自的儿童精神分析工作的。

安娜·弗洛伊德始终坚持自己父亲的立场，认为孩子的人格结构的形成是在俄狄浦斯情结之后，因而同前俄狄浦斯情结的孩子的工作主要是教育。而克莱茵女士则相反，她认为前俄狄浦斯情结的孩子仍然是有人格结构的，孩子在与母亲的互动中会形成躁狂-抑郁态。同时她引入了游戏的方法，使儿童的精神分析的治疗成为可能。另一方面为了保持与

弗洛伊德理论和临床的连续性，她保持了弗洛伊德的母亲是孩子的客体的思路，并进一步指出前俄狄浦斯情结中，孩子主体与母亲客体的关系是更为基础、更为重要的关系。同时，她提出了“好乳房”与“坏乳房”，“好母亲”与“坏母亲”，“好客体”与“坏客体”的一系列相互对立的概念对子。从而在根本上突破了弗洛伊德的母亲仅仅是爱的客体，母亲始终是好客体的观点。然而在克莱茵那里，母亲乳房的好坏与母亲的好坏都不是母亲本人的好坏，而是孩子所感知到的母亲乳房与母亲的好坏。孩子的这种关于母亲好坏的感知与实际上的外部的母亲本人没有什么关系。也就是说“好乳房”与“坏乳房”，“好母亲”与“坏母亲”，“好客体”与“坏客体”基本上是孩子对母亲的主观感受，而非客观母亲的客观现实。一个外部的客观的母亲究竟如何，是被克莱茵回避了的。这种回避是有道理的。因为她仅仅同孩子一道工作，她所知道的孩子的母亲是孩子的话语中与游戏中的母亲，是孩子所感受到的、所理解的母亲。但是孩子所能感受到的母亲，与一个外在的客观的母亲有什么关系，显然也是一个精神分析家所要回答的问题。

只有在温尼科特的“足够好的母亲”的概念提出来之后，孩子对母亲的主观感受才与外在的，客观的母亲的行为联系起来，孩子将母亲感受为“坏妈妈”是因为外在的、客观的母亲的确是“坏的”，孩子将母亲感受为“好妈妈”是因为外在的客观的母亲的确是“好的”。因而母亲应该尽量做“足够好的母亲”，尽量避免成为“足够坏”的母亲。

在此意义上，温尼科特的“足够好的母亲”的概念的提出是精神分析发展中的相当重要的一步。因为当弗洛伊德将母亲命名为客体时，母亲是一个被动的客体，是一个被孩子所爱的客体，这一思路也被克莱茵所继承与发展，母亲不仅仅是被爱的客体，还是被孩子所恨的客体。但是只有在温尼科特的“足够好的母亲”的概念的提出之后，母亲才从一个被动的客体转变为主动的主体。母亲是作为由自己的欲望所支配的主体来与孩子互动的。母亲是作为具有母性欲望的主体来决定要不要这个孩子的。如果要，又该怎样塑造这个孩子，又该怎样培养这个孩子，在

这里母亲作为主体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与“足够好的母亲”概念相对应的是温尼科特在其精神分析临床中遇到的母亲，她们是一些“不够好”的母亲，是一些“坏母亲”，是一些抑郁的母亲，是一些施虐的母亲。也就是说，是因为母亲“太坏”，孩子才进入到温尼科特的分析室的。因而孩子需要温尼科特的“抱持”。他在孩子的症状中看到了母亲的问题，并且希望通过精神分析的工作来解决母亲给孩子所带来的问题。他认为，因为母亲“太坏”，孩子不得不形成一个“假自体”来防御母亲的抑郁或者母亲的施暴，而分析家的抱持性的工作可以帮助孩子解构自己的假自体，弥补自身的自体结构的缺陷。

我们现在再回到弗洛伊德，他不仅强调母亲是孩子的，尤其是男孩子爱的客体的，而且认为男孩子对母亲的爱是乱伦之爱，在父亲的阉割威胁之下不得不放弃这种对母亲的强烈的、超出伦理界限的爱，转而认同于父亲。这就是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情结的基本内容。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情结的提出显然基于他所发明的精神分析的临床观察。其中一个个案就是小汉斯的个案。

小汉斯的父母都是弗洛伊德的学生，而且小汉斯的母亲还曾经是弗洛伊德的分析者。这对夫妇一方面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论来养育他们的孩子，一方面对孩子的一言一行进行详细的记录。直到五岁时，被称为小汉斯的这个男孩均成长得非常顺利。但到五岁时，小汉斯的恐惧症突然发作，恐惧马，害怕马，害怕马咬他的手，害怕公共马车的马，害怕货运马车的马，害怕马摔倒等等。由于那个时代刚有火车之外，还没有汽车，因而马与马车是基本的交通工具，街上到处都是马与马车，因而小汉斯就不敢出门，只有待在家里。

小汉斯的父亲详细地记录了小汉斯的种种表现，以及他与小汉斯之间的讨论，并将这些记录交给弗洛伊德，听取弗洛伊德的建议，然后继续与小汉斯工作。最后小汉斯在接受弗洛伊德指导的父亲的帮助下，成功地摆脱了怕马的恐惧症。

弗洛伊德对于小汉斯的恐惧症的解释是，小汉斯太爱他的母亲，因而恐惧他的父亲，害怕父亲会惩罚他。马仅仅是父亲的替代物，怕马就是怕父亲。同时马也代表母亲，小汉斯一方面害怕失掉母亲，另一方面又害怕被母亲所吞食。

如果我们将小汉斯与父亲的关系先放在一边，仅仅只考虑他与母亲的关系，则我们能够看到，问题首先出在小汉斯与母亲的关系过分紧密上，一方面是小汉斯太爱他的母亲，另一方面是母亲太爱她的儿子。但是，弗洛伊德将儿子与母亲的这种过分亲密的关系视为乱伦关系的看法则过于匆忙，过于狭隘，因为我们同样能够遇到女儿与母亲之间具有过分亲密的关系的临床。也就是说“母亲太好”，母亲给予孩子太多的爱，母亲溺爱孩子的情况并不仅仅局限于儿子，也存在女儿身上。因而用“乱伦”的概念来描述这种情况就显得过于狭隘，相反用“溺爱”来表示才是合适的。“溺爱”就是将孩子淹死在母爱之中。在母爱中感到窒息的孩子会做出一些攻击性的行动来试图摆脱母亲的溺爱，摆脱母亲的控制，这样爱就转化成了攻击，转化成了恨。

在弗洛伊德的理论框架中，由于男孩子与母亲关系过分亲密，因而父亲的功能就是要将男孩子与母亲分开，转而让男孩子认同于父亲。弗洛伊德将父亲的这一功能称为阉割功能。在小汉斯的个案中，小汉斯的父亲就起这样的作用。父亲的阉割威胁当然会导致孩子的恐惧。为了消除孩子的恐惧，弗洛伊德的解决方案是，让具有弱小自我的孩子认同于起着自我理想作用的精神分析家，从而使孩子的弱小的自我变得强大，从而顺利地接受阉割，顺利地离开母亲，认同父亲。

相对于弗洛伊德用性力必多与性冲动来解释孩子主体与母亲彼者之间的躁狂的、乱伦的、过分亲密的病理性关系的努力，拉康则另辟蹊径来解释这种关系。他注意到在六个月至十八个月的孩子那里，当孩子看到自己在镜子中的形象时，会有一种狂喜，会去拥抱自己在镜子的形象。这时怀抱孩子的母亲，会指着镜子中的孩子形象说“这是你”，会指着镜子中的自己的形象对孩子说“这是我”。